

屋檐下

冬夜读闲书

□王辉

全顺乎自己的性情喜好，自由悠闲地阅读，这个时候读书被还原为一种最质朴的享受。

清人张潮在《幽梦影》一书中说：“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这两年来，我退休赋闲在家，抛去了在职工作时的压力 and 需求，亦不为增长学问所累，夜读闲书就更为淡定从容了。随手翻翻闲书报，更多的是假读书以消遣，也多旨在颐神旷心、自娱自乐，享受着那份闲读书、读闲书的安逸与自在。

读书离不开生活的积累。年纪大了，因为有了生活的阅历和工作的历练，对许多事情的看法与过去不一样了，这是岁月的馈赠。冬夜读闲书，把读书当休闲，我读到的不仅仅是知识，更多的是感悟到了书中的许多道理。在读的过程中，一边看书中的内容，一边从中品味着人生

的酸甜苦辣，这是年轻时阅读所无法企及的。读书读到最后，也就读懂了自己。在书中自己欣赏了万般人生，也可以从中选出自己喜欢的方式来生活。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尔曼·西塞曾经说过：“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给你带来好运，然而它总能让你悄悄地成为你自己。”读着闲书，浏览报刊，不为实用，也无涉功利，但它和自己的心灵相通。冬夜读着闲书，我一边在文字中漫步，一边就好似跨进了一扇通往古今中外的门户，既与那些智者先贤促膝谈心，也看到了一个更为广阔更丰富多彩的世界。更为重要的是，多看闲书，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变得更加纯粹、更加安宁。

近些年来，随着自媒体的发展，移动互联网日益占据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时间。我虽老之将

至，但也与时俱进。冬夜万籁俱寂，倚在枕上，除了读书看报，这两年来我也习惯于刷微信公众号，优哉游哉地接受碎片化的阅读。读到一些好文佳作，有时候手指轻轻一点，传播给亲朋好友分享。事实上，我发现，夜深人静时躺在床上刷微信公众号，大有读闲书的况味，也有不可言喻的妙处。

“生活不止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今年的冬季很多人不幸感染上了新冠病毒，深陷痛苦，让人感到冬夜特别漫长、生活尤其苟且。我想，在这样的冬夜里读几本闲书，阅几篇公号里的好文，以读书驱散困顿，让美文温润人心，就好比在漆黑的寒夜里点上了一盏明灯，照亮了前行的征途，让人感到生活不止于眼前的烦恼与落寞，还有梦想，还有远方，还有希望。

履之留痕

茶山浦看雪

□苗忠表/文 张磊/摄



今年的正月初三，在新城茶山浦这么静下心来看雪还是头一遭。茶山浦的雪，委实跟舟山别的地方不同。

今年的雪下得突如其来，风轻轻一吹，雪花就像一个个可爱的小精灵，在云端漫步着、飞舞着；又像一朵朵蒲公英，在空中旋转着，升腾着。最后，落到树枝和草丛中，扑簌簌掷地有声。半个小时后，地垄、田间小路以及村道乡道已积下了厚厚的一层雪，踩在上面咯吱咯吱作响。

在舟山人的记忆里，雪可是稀罕物。随着全球变暖，位于杭州湾外缘的东海洋面上的舟山群岛现在基本上很难在冬季看到雪，下一场雪成了一种奢望。而在二十多年前，千岛之城每入寒冬腊月，下雪是家常便饭。

记得小时候，一到冬天，总会接二连三地下场雪。我们总爱在雪地里用自己的脚印走出一个个图形，然后用铁锹、扫帚以及饭铲将厚实洁白的雪聚拢在一起，堆上一个形体走了样的娃娃，头上套一个铁皮铅桶，眉心下端插一根长长的胡萝卜，当做鼻子，然后切几片胡萝卜片贴在眉心两旁，这就是眼睛……于是，一个小鲜肉般的雪娃娃终于新鲜出炉了。

现在的舟山下雪量已经很少了，积都积不起来，别说堆雪娃娃了。但有时仍不免童心萌发，只想在雪地上踩出一朵花，甚至踩出一只小兔子，可踩来踏去，却怎么也踩踏不出当年那一个可爱的俏模样，心中甚是遗憾。

这场雪开始越下越大。

晶莹的雪花，纷纷扬扬的雪花，迎风飘舞的雪花，将缤纷的世界笼罩成了一个“白雪王国”，静静等待着春天的到来……

渐渐地，雪的密度增强了，速度也比开始时快多了，天空就成了银白一片，像满天的白蝴蝶轻盈地舞蹈，又如纯白的礼花从天而降。

这时候，去附近的茶山浦看雪，是最惬意的一件事了。

虽是寒冬，茶山浦的松柏却青翠欲滴，洁白的雪把树枝都压得低下了头，仿佛一个个害羞的姑娘。茶山浦连接汪家内河两岸种满了一株株山植树，每一株山植树树皮斑驳，老态龙钟，但盘曲的树枝，苍苍劲劲，直指雪白天地间。老树的枝杈间，筑着三三两两的鸟巢儿，唧唧喳喳，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在那场雪还未开始前，众多的白鸬鹚纷纷飞到这里来过冬。蓝蓝的天空中，它们成群结队，翩翩飞来，时而展翅在高空中盘旋，时而拍翅降落在地上。它们扑扇着翅膀奔跑在大河边的浅水里，把雪白的身影映在清澈的水中。它们迈着长腿走在水田中，悠然自得，还

向人们展现自己独特的姿态，昂首挺胸提起一只脚，用另一只脚站立水田中……

白鸬鹚，就像是一场雾，弥漫在这座城市的上空，弥漫在我们的心间，弥漫在这一片撒落欢乐的河流上……

大文豪郭沫若曾经写过一首赞美白鸬鹚的清新雅致的散文诗。“那雪白的蓑毛，那全身的流线型结构，那铁色的长喙，那青色的脚，增之一分则嫌长，减之一分则嫌短，素之一分则嫌白，黛之一分则嫌黑。”

“白鸬鹚儿，最高格。毛衣新成雪不致，众禽喧呼独凝寂。孤眠半草草，久立露磊石。前山正无云，飞去入遥碧。”而古代文豪刘禹锡的《白鸬

儿》更尽显了白鸬鹚的性格特征和生活习性。

“一汪清浅水草在梦里蜿蜒，修长的记忆特立独行的姿态，品味每一个黄昏孤独的清寂，偶尔也会成群结伴涉水而来……”而诗人子微一首《白鸬鹚》，更是通过与白鸬鹚的对话，用拟人的手法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对宜居城市，对美好生态环境的由衷赞美。诗中的白鸬鹚不仅是上帝的造物，更是诗人情怀的象征……

望着树上寂静的鸟巢，朋友们都说：“漫天飞雪，哪里还有鸟肯出来溜达？”我对他们说：“心不能急，白鸬鹚一定会出来的，前几天还看到在飞。”说话间，只听“啾啾”飞过数十只白鸬鹚，我们都屏住呼吸，生怕稍有响动，惊飞了可爱的白鸬鹚们。只见所有的白鸬鹚接二连三地扑拉在一丛杂草旁边，用爪子把雪扒开，在草丛中寻觅着。也许，它们是在寻找一粒草籽，或者它们是被美丽的雪景吸引，在寻找一粒晶莹的雪花？

雪花漫天飞舞，树枝和草地被白雪覆盖，世界一片洁净。竟有几朵不知名的黄色小花，从白雪覆盖的绿叶间探出头来，花有点萎败，但仍不失娇艳。皑皑白雪，配这古灵精怪的小花朵，让我们瞬间回到了春天一样的舒畅。

整个茶山浦寒气逼人，少有游人。正走着，听见一阵欢笑声，树林里走出一群妙龄少女，色彩艳丽的衣着为茶山浦平添了几抹亮色。她们在雪景中摆出各种姿势，甚至有人脱去外套，只穿一件红红的毛衫站在雪中留影。原野、河流都变成一片莽莽白色，那一袭红衣的少女，站在皑皑的白雪里，竟是格外的出彩。

不知不觉到了茶山浦最深处。我们登上一座民居，站在四楼阳台放眼望去，白色的村庄，白色的树林，白色的楼房，白色的河流，这纯净的世界，美得让人窒息。居高远眺，只见路旁的一棵棵树上落满了雪花，还真有点“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韵味……

心香一瓣

难以入睡

□石泽丰

我睡在他脚头，紧贴着他的右腿，不敢动弹。我怕碰到那儿的伤处，但又想紧紧地挨着它，感受着它的温度——明知它失去知觉后是冰冷的，明知这种冷像锋芒的针尖，直戳我的心房，让我痛楚，可我依然要用肉体去亲近它。

但我害怕日后我连一个贴近它的机会都没有。

这与三十多年前和他睡在一起的感受截然不同。三十多年前，我不愿意和他同床睡觉，哪怕是睡在他脚头，我也不太愿意。缘由很简单，那就是因为他不允许我动弹，一动弹他就骂我，特别是冬季，他说我动弹让冷风钻进了暖被窝。我不否认，我睡觉总是翻来覆去。但有哪一个孩子一晚上就一个姿势睡到天亮？但那时家穷，条件差。两间半小瓦屋，除掉半间用做灶屋，一间用来做堂屋，另一间就劈成两个房间了。母亲带姐姐睡一个房间。我没有选择，只得和他同一个房间，同一张木床。

床靠着墙角摆放，不宽。他怕我夜间从床上掉下来，就叫我睡床里边，他睡床外边。我们彼此仰躺入睡时，他身子的左侧紧挨我身子的左侧。他的脚伸到了我肩膀的位置，我明显感到有一股温暖。一个血气方刚的中年男人，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

那些寒冷的夜晚，我静静地睡着，在他脚头，像一只猫爪下的老鼠。我克制着自己，一动不动。每每睡觉之前，他用宽大的手掌将我脚头的被子按了又按，不留一丝小缝让冷风钻进被

窝，然后，吹灭煤油灯，自己小心翼翼地躺下。在无数个漆黑的夜里，我睁着双眼，倾听熄灯之后四周老鼠出没时发出的声响，有时呆呆地望着窗外的月亮，等待天明，等待自己快快长大。这无疑是一场煎熬而又漫长的旅程，在这场旅程中，我一次又一次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不知不觉地与他共同度过了一个夜晚又一个夜晚。

记得那时多半个夜晚，他常常要到隔壁小叔家去坐歇，与前来左邻右舍扯些闲话，听他们从十里八乡听来的“乡野新闻”，或是从小叔家的收音机里听一些说书的故事。他是文盲，只得倾听，以此来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他没有评论的资格，因为他从来没有走出过乡村，形成了“高见”。农村的夜，过了晚上十时，便迎来寂静。他往往在此时回到家中，开始脱衣睡觉。

岁月向前，于我而言，等待总会迎来翻页之时。我成功地考进了当地的一所初中，开始过寄宿生活。我很庆幸上学期间自己周日至周五能住在学校里，但我的母亲有些不舍，她怕我年龄小不会照顾自己，怕我在寒冷的夜晚端掉被子而挨冻。她不知道我在与他同床的数年间，练就了夜间睡觉一动不动的习惯。这是一种自律，我把这种自律运用到了自己初中三年的学习上，收获了令人羡慕的好成绩。

中考后，我以高出重点高中分数线五

十分的成绩，顺利地考上了一所中专学校，从此，离他更远了。他一个孤独老人，还是睡在那张床上，还是生活在那个屋子里。哪怕是后来，我在城里买了房子，娶了妻生了女，日子有了一点起色的时候，他还是执意守在老家，过着简单的生活。

也许我的离开，叫他有些寂寞了吧；也许我和姐姐不在他身边，他的生活过得随意到了糊涂的地步了吧。听说他常常以腌菜下饭，听说他在地里干活时犯过几次剧烈的头痛，独自一人忍受着，最终忍成了脑溢血，忍成了偏瘫。

我把他从医院里接回家，把他安顿在睡了一辈子的那张木床上。这回，我依然睡在他的脚头，让他睡在床里边，我睡床外边。我用我的体温去温暖他失去知觉的右手右脚；我用我的手掌将他脚头的被子按了又按，同样不留一丝小缝让冷风钻进被窝。

一夜又一夜，我仰望着屋顶，无法入睡，为这个与我同床睡觉的至亲的男人，为我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父亲。

同在一个屋檐下，同在一张木床上。三十多年的岁月像滚滚洪流，冲走了太多的往事。如今沉淀下来留给我的，只有悲伤。三十多年过去了，房屋没有改变。三十多年过去了，那张简易的木床没有挪动过一寸之地，一直贴着一方土墙壁。也许年头有些久了，床仿佛只有紧挨着壁，才能找到安全感，才不担心自己会散架。

诗风雅韵

双合石壁

□徐豪壮

在双合小镇
我踱到了石壁的最深处
触摸着花岗岩的灰白肌理
感受采石者的黑色记忆

绕过欧式蜜月城堡
入门便是三月的桃花潭
漾着舞女青绿色的裙裾
犬牙交错的石壁向深处不断生长
如雷涛声自底部升腾而来
石屋下，亭子边
小情侣们演绎着一场场“海誓山盟”
望见海，望见舟岱大桥
城堡的穹顶晃了一圈白茫茫的太阳

仿佛半掩的门
往里还有一扇
一道水帘自天而来
飞瀑款款而下
引驻足者栖身而上
融到半空迷蒙的余晖里

五六百年前
采石者怎会见证
情侣们坚如磐石的爱情？